

仙枝 作品

女子的美不全在相貌，
更在她人身的姿态，
从发根到脚底无一处不是生命波浪，
每一个细胞都是活蹦蹦的。

萝卜
菜籽
牡丹。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结 菜 萝
牡 籽 卜
丹。

仙
作
品 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萝卜菜籽结牡丹 / 仙枝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108-1761-8

I. ①萝… II. ①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9729号

萝卜菜籽结牡丹

作 者 仙枝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70毫米×1280毫米 32开

印 张 7.5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761-8

定 价 29.8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朱天文

仙枝要出第二本简体字版的集子了，责任编辑小北嘱我写序，说不妨着墨于回忆当年办三三的时候，或可仅以怀旧为主。

我见讯十分慨叹，小北一定不知道，关于三十多年前的办三三，今人问起来，我最不想的应答态度，一就是回忆，再就是怀旧。回忆，意味着一切已尘埃落定，那是开同学会做的事罢。

怀旧亦然，我甚至觉得怀旧是个贬词，跟情调咖啡馆里的背景音乐差不多。如果三三还未完全能够定义，那也许是因为当年的人还有人一本书一本书在写，写的什么，以及写的力度，都会倒过头来让人只好又再一次追溯，并且定义。有人仍在写，三三就还没有进入档案。

所以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只要还有人十分介意，耿耿盯住眼前现实，像一名尽责的会计师那样锱铢必计核对着一本帐，往事，就仍未了结，也一直（我不说永远）还在开放中，被阅读，被诠释。

谈到看文章，当年胡兰成老师说他稍严，而朱先生（我父亲）稍宽，宽则能容能大，他谦称严之失，水太清则无鱼。他也当年看

准一件，说我们小辈之中以天心看文章的眼力第一，我则每被对方的好处压倒，这对我个人写志业是德行，但不能于对方有教益。眼力第一，阿城的说法是，强悍的敏感。天心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引希腊神话里的预言者卡珊德拉为知己，可依我看是同病相怜，卡珊德拉被赋予了预言的能力，但亦同时她的预言将不会有任何人听信。这中间的落差，成就了朱天心做为小说书写者的最大动力。她写《古都》时期，唐诺曾说：“我觉得你四十岁以后会疯掉。”

天心写作从开始，一向，就不大受胡老师影响，她写她的。这点在当年，对照我的胡腔胡调，我是羡慕极了。文学评论家黄锦树认为，胡之教诲于我们的小说创作是限制，我想这个复数应该改为单数，不是我们，是我。

就说和仙枝的相处，仙枝曾经是我们生活里最亲近的朋友，我们一起去日本，一九七九、八〇两年的樱花季，在胡老师东京的家各住了一个月，看完樱花看五月新绿。仙枝是胡老师在阳明山文化学院教了两学期“华学科学与哲学”的学生，帮胡老师誊稿常随身边。我们认识之后，由于仙枝家里实在太与文学无关，胡老师便几次对我父亲有“托孤”之意，托的是写作道途上的孤儿。我父亲爱说笑，便把仙枝跟我们姐妹仨排雁行，叫她天娥，她也喊我父母亲阿爹阿娘。胡老师写信给我们，有时称我小姐儿，天心小哥儿，仙枝小人儿。而总是，天心会跟仙枝吵架，仙枝也不同意天心，我居间努力把天心的话语翻译给仙枝听，把仙枝的话语翻译给天心听，但两边对我都不采纳。我在信里跟胡老师说，是他们两个都像男生所

以吵架，胡老师看了回信大笑。

事实上，当年我亦被仙枝的好处压倒。她的好处是，民间的世俗性。那么天心作品即是“深刻的浅近”（章诒和论中国戏曲的特色），彼时可拿《击壤歌》为例。他们的这两样，我都没有。人总是被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吸引，或在对方身上找到一种互补。现在反省，仙枝当年便是补充了我的贫弱的世俗经验，她对我的课题是，“下生活”。

她的宜兰老家和乡间，对照我们只能在饭桌上听父亲讲古般聊起山东黄河边的老家。她祖父母那瓜藤绵延的家族纽带，以及伴随生老病死而来的繁多礼仪，对照我们一家五口眷村家庭的无坟可上，并且尽管我父母五湖四海的好客但无论职场或文坛几乎从不发展婚丧喜庆的人际关系。她母亲与嫂嫂们娴熟于各种节气应对和神明祭拜的日常活动，对照我们从小做礼拜上主日学，而我西医外公受教育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转手来的欧化启蒙跟情调，我的阿姨舅舅们，全部亦然。与仙枝，是不同生长背景养成的文化相遇，天心跟她遂时有冲突龃龉。而我，不但讷讷吃下，更在许多此类之处每觉应该向仙枝学习。

仙枝的成长环境，好像胡老师浙江嵊县胡村的台湾宜兰版，之于我，确有礼失求诸野的意思。我想即使是对胡老师顶反对（黄锦树）、顶倒味（刘大任）的人，读《今生今世》第一章<韶华胜极>里写的中国民间，不免也只好点头，刘大任称赞是精彩的民俗志，黄锦树则有<世俗的救赎>重量级的专论。

当年我们刊出了文章寄去东京，每一篇胡老师皆写信评赞，这些信，当然是对我们扬善的成份多。胡老师携带他一己的期待责

望，渲染了我们的长处，同时把我们的短处亦做长处来鼓舞。他是我所见过最善于激励士气的人。

所以直面现实世界，对照张爱玲冷静在揭示其“实然”的一面，胡兰成是热情描绘着“应然”——这个世界不应该这样的，这样不对，所以为什么不应该是那样的，那样才好。热情于应然，他绝对不怕影响人，如果时机允许，他满心要改变世界。前者也许是小说家起码的天职，后者呢，我觉得比较像革命时期的抒情诗人（王德威《现代抒情传统四论》）一书也论及胡的类若这样的位置）。办三三，我们没有人要做小说家，文章小道，壮夫不为也。前辈作家陈映真是说，他是列宁当不成，不得已才来写小说的。

然而有生之年我目睹的，一个时代空气远离革命抒情的时候，这些抒情诗人该如何安置？一个也不要抒情、也不要史诗的时代，抒情诗人将何以自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们全都成了“多余的人”。

多余的人，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大游戏时代”里，我将更偏执的令我自己更多余。

我很想与少年朋友仙枝说，我会无懼于自己承担的限制，如果我还有一点点小说成绩可言，那是因为穷毕生之力我要跟这个限制搏斗。小说，既是用以搏斗的利器，也是又一回合伤痍累累、难分胜负的平局。

自序

小时常听母亲说：一枝草一点露，念起来满顺口好听，大了才发现此句意涵宛若一幅粉彩画：晨起，小草们躺在湿漉漉的院子里，裹着雾般的衣裳，每一枝每一棵都欢喜拍手地醒来，每一年每一天都庆贺太阳的升起，再干旱的季节，只消一丁点雨露，它们全活了。

也由于小草们每天的复苏，宇宙又重新为大地启动生机，不管2012的末世预言是否于岁暮爆发，世界依旧会是美好的，因为才几个月前，美国波士顿大学考古系发表了最新发现，说瓜地马拉雨林中发掘的马雅历法比墨西哥的马雅历还古老，墨历只算到2012的12月21日就戛然而止，但瓜历则计算到七千年以后的历法，且说2012年只是新周期的开始……

再来说说《萝卜菜籽结牡丹》的取名。这原是江浙一带的乡下俗谚“山里山，弯里弯，萝卜菜籽结牡丹”，我尤爱萝卜缨子的清

香，兼带串辣味儿，抹点细盐嚼在嘴里，好生享受，又公园草地或路边绿地常栽植状似高丽菜形样的浅紫“叶牡丹”，厚实而清秀，我常讶异谁把那风姿绰约的花中贵妇给挪来地里与百草平起平坐的？呀呀呀，是萝卜菜籽做的媒吧？它老兄老爱潜藏地中运气，多长多胖都得依它，甚至连白青红紫都是它决定的色，其实我更爱绿皮萝卜，又辣又脆，握在掌心咬将起来特过瘾的。

话说这萝卜堆里窜出的牡丹花儿，可是我集子里一朵朵的小花苞、花蕊与大大小小的花儿，旁边还有嫩绿的叶瓣扶持着；再是花盆里的土儿是卅年的陈土，浇灌的又是八零年代的风风雨雨，如此这般地，捏就、烙印了一段年轻岁月。

昨夜梦里，我忽地回到当年场景，有天文、天心、阿丁、马三哥……一大票同办三三的死党们，好像刚看完某场电影正待分配坐车离去，我急着找人搭载，偏已坐满两车，天文扬声出发，我呆立街中，问天文：“那我呢？”天文肩下是海盟，背对我，我认得她是天心的女儿，可心里却奇怪：“海盟不是顶瘦的？怎变胖了？她怎会在这里出现？这年不是一九八一？她怎会在这儿？……”

或许在梦里时间是跳跃的，人事变幻也如舞台换幕，人身可以是不老的，只要一颗心永远向着阳光，如一枝劲草摇曳于风中；虽说我的启蒙师父已羽化登仙久矣，他的文章、手札、书法却历久弥新，兴许亦将传于后世久久。睹物思人，我已然明白文章之于世代

的影响与意义何在，但凡一息尚存，我就该护持恩师的文章广传于海内外，效法刚辞世的南怀瑾先生的学生们——他们集结众人心力整理南先生的讲课内容，为新世代的后生出版口语化的古籍书类。更何况我恩师且是一字一句的原创版本，幸喜托电脑应世之福，未来我师父的文章势将加速远播于世上吧。

能以简体字出版面世，除了惭愧，就剩感谢两字，像突然蒙受上天恩宠的小孩，或田边沾受雨露的小草，唯有手舞足蹈方可表达一二，而萝卜菜籽也像我这些年月的缩影，如报社时期的采访方家耆老、戏剧实录、生活札记等，压根儿不敢想象有天会集结成册，又得发行于大陆，若非小北大力催生，我可何德何能呀！简直像做梦或梦游一般，也许得等到出版那天才敢相信是真的呢。

记得我师父极喜欢宋人陈抟的字与他的为人，老说我爱睡觉（常一睡十几小时不翻身）是遗传他的脾性，我问：他是何许人哪？师父说，古来第一老睡仙，一睡千年方醒转，我诧异道：那我算哪棵葱？也才睡个半天稍多，不能比……如今回想这些年，我师父倒是学了陈抟的长睡法，一睡卅余年不醒转。如果能像埃及早期睡在金字塔内的长寿老人们就好了，他们可是不输陈抟的酷睡，经常五百、千年长梦中醒来，健康的从预留出口步出，仍可为当代人授业解惑加预言（据猜测可能后来因失传、误解而导致金字塔被封死，只存放帝王家木乃伊）。

我师父享年七十有六，早做永远的隐士去了，诚如陈抟那首诗写的，再也无须理会世上的兴衰冷暖：

十年梅迹踏红尘，为忆青山入梦频。

紫陌纵荣争及睡，朱门虽贵不如贫。

愁闻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

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

忆想当年为学生时，虽入得中文系，实与半文盲相去不远，初识师父那年暑假，指定我先从《红楼梦》、《西游记》等老书读起，方才窥见中国文字的绝美、极致之处，记得读毕《红楼梦》时，我喜孜孜、口急地向师父报告：我发现新大陆了！我知道世上最美的小说是哪部了！而且只有中国人才能读得懂，绝对所向披靡，全世界再没有任何国家的文学作品可以比并！幸好我是中国人、看得懂中文，要是老外，就错失欣赏、要永远遗憾了！……师父听我这副野人献曝般的兴奋，咧起他那笑起来像元宝的嘴角，问：是哪部小说呀？

“您知道吗？”

“不晓得，”

“真的不知道？”

“你说说看，”

“就是《红楼梦》呀！”

就从那年起，我为了生为读懂红楼梦的自己感到幸福，感到骄傲，而且逢人就说红楼有多美、境界有多高，兴奋地告诉人家：你只要读过《红楼梦》，我保证你会写文章，真的，甚至只要你是中国人认得字，一定会写作文！

今天再回看过去的自己，我这个女野人呀，还是深信《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史无前例、永无对手的绝对完美的史诗之作。

我想我师父依旧会赞同我的野见的，同时我也敢于挟此红楼一书，走访天下与人论说，只要他不是外国人，因为书中的共鸣点，可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哪！亲爱的读者，你同意否？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宜兰

上辑 三三小根苗

一花一真	003
假心假戏	008
三三小根苗	015
乌栖曲	023
我游日出处	042
梨园传人	062
悬崖勒马	080
珏缘未了	091
躲猫猫的小羊	106
随喜	112
闲情记	128
唐山大兄	137

下辑 日月长新

沉默的候鸟	143
从谋职想起	152
法国椅子中国席	158
不忘某约	165
活字注	170
嘉礼	178
借花谈心	196
手搦数管才笔	199
乳燕发淳音	209
不朽的模范母亲	216
 编后记 犹是瑶池风日闲	 221

上
辑

三三小根苗

一花一真

收到高雄朋友的快信，要我一定看看周日的电视长片《天涯何处无芳草》，原也不挂在心，想大概看过了吧，还不是《娃娃谷》、《凤凰谷》同时期的电影，几片混在一起像团待发酵的面，笼统模糊而语焉不详。转眼周日晚蹦到表下了，都准备好出门，为有个引头，看点片段好回信，所以暂且坐坐，几分钟下来却坐上瘾不走了。也许就是这么无意中，才看得清楚本片的好，这好法纯粹是个人的喜怒哀乐，但似乎还不止于此，于是想学野人献曝，也来说说看。

这是十多年前拍的电影，描写的是五十年前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前后，然故事的剧情、时间、背景都不重要，关键的是这十几年间演员和观众的变迁。电影的价值是确在了，剧中的男女主角今也都鼎鼎有名，但是年轻一辈的看法恐怕都迥异了，也许连演员本身都不确定了。为此，我看得又吃力，又痛心，甚而觉得电影真是无